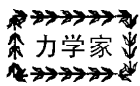


编者按

2011年3月19日,陆士嘉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如心会议中心举行。陆士嘉先生是新中国流体力学专业的奠基人之一。在旧中国积弱贫穷、落后挨打的年代,她怀抱科技强国、科技救国的梦想,半工半读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然后毅然选择航空的先行与基础学科——流体力学,远赴重洋,以优异成绩和卓越才华,破除了当时对华人和对女性的双重偏见,获得了现代流体力学大师和奠基者之一的普朗特的赞赏,成为大师唯一的女研究生和唯一的中国学生;她担任了北航建校筹委会委员,为创建北航做出了贡献;她以前瞻性的国际眼光,参加了我国第二个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对我国流体力学学科和航空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她淡泊名利,两次恳请中国科学院从院士候选人中删除她的名字,恳请北航领导将他的一级教授提名调到二级,在科技和教育界传为佳话;她艰苦朴素,婉言谢绝学校公车接送,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乘坐公交车上班,对灾区和有困难的同事慷慨解囊且不留姓名;她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航空和力学的栋梁之材。

本刊特登载陆士嘉先生的学生龙取球院士、周恒院士、朱自强教授和李素循教授的缅怀先生的文章。她的这几位学生都已至古稀耄耋之年,成就非凡,遇事淡定,但在纪念会上,他们的声音哽咽了。师生情深,师恩似海。从先生鼓励习题的解法立异到讨论学位论文创新,从先生百忙中抽时间辅导学生自学第二外语到推荐学生到海外名家深造,从先生创建北航空气动力学教研室和研究室到与我国力学科学泰斗钱学森、郭永怀的交往合作,参与制定我国流体力学学科和航空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从先生不知疲倦地工作到坚辞荣誉和物质利益,无不感人至深,是我国力学与航空科学发展的珍贵历史资料。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先生有大德而不说,唯其不说,浩气长存。



士林嘉木, 厚德深情

龙取球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我是陆士嘉先生的研究生(属第1届),那是1948年,我刚从大学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系研究生。一同考取的还有黄克智同学。他跟张维先生学壳体力学,我跟陆先生学流体力学。准确地说,我俩都是陆张两位先生的学生。陆先生今年一百岁了,我这个学生也85岁了。今天我来参加这个纪念会,是来感恩的。培育之恩,终生不忘!

在陆先生的精心培育下,我像一棵幼稚小松在春风里茁壮成长。记得我第一次登上讲台作学术报告时,陆先生坐在第一排,略带笑容,看着我,为我壮胆。也还记得我那篇科研方面的处女作(《斯·柯两氏变换式及其在水工问题上之应用》),经过陆先生的把关和推荐而于1949年在《水工试验所研究丛刊》上发表。我迄今发表了学术论文250多篇。我编“论文目录”时,把它排在榜首。在陆先生的指导和牵扶下,我跨进了科学研究的神秘大门,迈出了几十年学术生涯神圣的第一步。

当时我还在自学第二外语(德语)。陆先生自告奋勇,要当我的辅导员,叫我定期到她家里进行辅导。我念英文、德文时,带一点湖南口音,分不清*l*和*n*在发音上的区别。陆先生有一、两次忍不住要笑。取笑,通常总会带些凉气的,但陆先生的笑是温暖的。现在德文书刊念得少了,但这个温暖的总是忘不了。事隔60多年,仍然感到笑容依旧、温暖如初。

陆先生为人淡泊高雅,气正风清,爱国爱党,厚德深情。她的高尚人格,我敬仰终生。陆先生写的“遗愿”里的最后两句是:“亲爱的祖国蒸蒸日上!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同样

也是我毕生的心愿。

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中,我写了《心中的双星座》一文,缅怀张维、陆士嘉两位恩师。其中有一首小诗是怀念陆先生的:

士嘉慈师
士林有嘉木,
嘉荫护稚松。
慈眉一枝笔,
师泽百年身。

对这首小诗,我想补充两个细节:

(1)这是一首藏头诗。横看,第一行是“士嘉慈师”,是题目。竖看,第一列也是“士嘉慈师”,是暗藏的题目。通过这种方式,“士嘉慈师”这个主题,在诗中横竖交错,在眼前反复回旋,从而使缅怀之情,得以尽情抒发。

(2)有朋友向我指出:在这首诗里,“嘉”字出现了两次。从作诗的规矩来看,是犯规了,要改。我没有改。我是故意要用两个“嘉”字的。我想通过这种方式,使我在念诗的时候,可以多叫一声慈师。

2006年的教师节,胡锦涛同志在新疆一所小学的黑板上写了八个大字:

培育之恩,终生不忘。

六、七、八岁的小学生惦记着老师。培育之恩,终生不忘!终生未忘!终生难忘!